

博物馆的夏至

黎江毅

在城市的喧嚣中,博物馆是难得的静谧之所,仿若时光的容器,静静收藏着岁月的记忆。当夏至的热辣阳光倾洒而下,博物馆被赋予了别样的生机和诗意。夏至,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,在这一天,时间仿佛被拉长,每一分每一秒都饱含着热烈与希望。夏至的光穿透博物馆高大的窗户,洒在古老的展品上,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悄然开启。

古人把夏至细分为三候:一候鹿角解,二候蝉始鸣,三候半夏生。当第一声蝉鸣响起,夏天的热烈便被彻底点燃。在河北博物院,陈列着一件造型古朴的东汉白玉蝉。玉蝉头部雕刻双目外凸,嘴部呈三角锥状前突,双翼收拢合于背部,翼尖直达尾部形成锋利弧线,寥寥几刀,给玉蝉注入了饱满的生命力。蝉饮露而生,栖于高枝,不食人间烟火,《史记》中记载:“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。”以玉作蝉,承载着古人对生命的哲思,静静诉说着千年前的文化和信仰。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在博物馆中赏荷,别有一番韵味。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被誉为“青瓷之王”的青瓷莲花尊,器身以莲花为主要纹饰,线条流畅自然,层层堆叠,每一片花瓣都刻画得细腻入微,仿佛微风拂过,莲花轻轻摇曳。灯光洒在青瓷莲花尊上,釉色温润如玉,青中泛绿,莲花纹饰更显灵动,绿色掩映中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苏州博物馆还有一件“粉彩绿里花形杯”,这件碧玉雕成的荷花式吸杯,花蕊为底,花瓣为身,花梗做柄,整体宛如盛开的莲花,仿佛将烟雨江南的美景浓缩在了盏杯中。

荔枝与夏至是绝配,夏至一到,蝉鸣荔熟,民间农谚流传:“夏至食个荔,一年都无弊。”在南京博物院,藏着一件永乐年间的青花荔枝纹盘,荔枝果实以双勾填色技法绘成,果壳皴裂处留白,枝叶以中锋勾勒,叶脉细如发丝。外壁则饰以缠枝番莲纹,经过了六百年光阴流转的荔枝,今天看起来依然鲜嫩如初。我去过中国荔枝博览馆,这里的夏至更加纯粹。坐落在荔枝山中的博览馆,陈列着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荔枝标本,从皮薄肉厚的“妃子笑”,到核小如米的“桂味”,再到清甜多汁的“糯米糍”,琳琅满目,令“吃货”大开眼界。场馆外,成片的荔枝林在骄阳下肆意生长,繁茂的枝叶间,沉甸甸的荔枝压弯了枝头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荔枝,披着鲜红的外衣,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,仿佛是大自然为夏至献上的红宝石。漫步在甜美果香弥漫的空气中,令人不禁沉醉,恍惚间理解了苏东坡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痴迷。



夏至

(视觉中国)

夏至日游湖

蔡天敏

某年夏至这天,气温骤升。从小区友人处喝完下午茶出来,已是黄昏时分,滨北路上,车水马龙。那夕阳悬在仙岳山顶一竹竿之上,红得耀眼,像枚熟透的金橘。南风从筲箕湖上微微吹来,凉爽极了。湖边有人垂钓,有人徜徉。

我一时心血来潮,也顺着路旁的绿坡来到岸边。这里垂榕匝地成荫,那飘飘浮动的气根,使株株榕树显得老气横秋。坡地上,芳草茵茵,间杂着造型像蘑菇或者像拱形门的园艺小品。湖中有一方小绿洲,树木葱茏。在一片茂密之中,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,那就是栖息的白鹭。湖上空,时有白鹭款款而翔,它们美丽的姿影投射在湖底,和蓝天白云编织成景,在渐弱的阳光下形成一幅水彩画。斜晖把西岸的垂榕映入水里,茂密的榕叶,像浓墨泼进画里,与不远的东岸刚好形成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景致。

城市的湖,自然金贵,湖岸砌成一圈白玉般的石栏杆,给碧湖镶上一道银边。几只白鹭立于岸边,或水汀旁,或栏杆上,锡铸般注视着。偶尔腾飞起来翕动翅膀,划一道白色弧线。并且,这白鹭也不怎么怕人,离人几步远依然悠闲漫步;我看见它们都长得很骨感,苗条如枝如竹,细长伶仃的腿,在浅水处逡巡,举止优雅;长脖上的两只眼珠,有着蓝色的忧郁。

我任凭风儿软绵绵地吹着,神魂有些凝滞,呆呆地望着水榭下的树影,正一点点地拉长,那斑驳的图案,印在绿坡上,印在甬道上,印在水面上。我觉得眼前满是唐诗宋词,这秀气如兰的筲箕湖,仿佛是那些诗人曾经的游赏地。是柳宗元恬淡的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,是李清照热烈的“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,是白居易落寞的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”……浸润在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湖光山色里,我感受到了闲暇生活的幸福。

暮地,天色暗淡下去,前来绕湖的游人却多了起来。有双鬓斑白的翁媪,一携袖珍收音机,一携蒲葵扇;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,一个推,一个肩挎着包;更有许多看不出身份关系的,在湖边溜达……少顷,西霞光褪去,星星和街灯前来报到。湖岸上的高楼大厦,倒映在水里,则像是艘艘斗舰,在水里游弋。那微微的波浪,被灯光一照,形成了毕加索的色块与图案,引人遐想。夜的大师来到筲箕湖上,用它的魔笔一挥,这个鹭岛的夜宴大厅,就变得光怪陆离而令人流连忘返了。

夏至这天的筲箕湖,仿佛被仲夏的风吹醒的美人,开始了她的翩翩起舞。你看,那五月初八的月牙儿,不正是一枚玉梳,要替她梳头打扮而挂在鹭岛上空的吗?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夏至听蝉记

吴奋勇

清晨的阳光穿过树叶,在石桌上洒下斑驳的碎金——这里本是校园寂静的角落,此刻却聚着三个伏身观察的身影,像三只停驻的小兽,盯着几枚蜷缩的“阿姨”,这些蝉儿似乎十分无助。

“吴老师快看!”高个子张阳阳指尖下的小动物,正扑棱着残缺的翅膀,“早上在窗台捡的,软塌塌的,是不是刚蜕壳?”吴竟接过话:“课本里说蝉是‘不完全变态发育’……”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,仰着脸,眼睛发亮,“夏至三候之一‘蝉始鸣’,是不是说从今天开始,蝉就该大声唱歌了?”

我怔了怔。原来夏至已至,“处处闻蝉响,须知五月中”,眼前的蝉正用细腿抓着桌面,透明的翅脉里泛着淡淡的金泽,它们该是赶在夏至前后羽化的吧?在地底下长久蛰伏,才顶开湿润的泥土,攀向枝头的光明。“中午,想不想去树林里听蝉声?”我的话让孩子们的眼睛瞬间亮起来。

午饭后,我们走出校园。一路上已听见零星蝉声。抵达树林,躲进树荫,却没遇见想象中的声浪。孩子们连喊三次“知了,快来唱歌”,依旧无果。

一个同学建议,往山脊走。大家高兴得像小兔子乱窜。我跟在后面,过了五六分钟,终于听到了“唧唧”声。一个同学叫道:“大家听,这是蝉声吗?”先是一两声,拉得长长的,又戛然而止。一阵子后,蝉鸣声便此起彼伏,遥相呼应。这边刚唱罢,那边又响起,这里成了夏蝉大合唱的舞台。

有的靠着树,有的坐在石头上,有两个女生摘了树叶做垫坐在草甸上。一会儿,蝉声越来越响,好像知道我们的到来,特地举行一场演唱会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,都在静静地听。一个男生躺在芭蕉叶上打呼噜,大家都笑了。

张阳阳来了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,两手叉腰,慢慢地说:“蝉在地下孕育三至五年甚至更久,才破土羽化。多年等待,只为瞬间精彩,为夏天歌唱。正因懂得岁月苦短,才朝鸣暮唱,直至生命尽头。”这段好熟悉,该是从网上借来的。但我没有说破,带头给他鼓掌。没有想到的是他又说:“接下来,请吴老师吟诗。”我随口说道: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“吴老师,现在是夏天,来一首夏天的吧!”我不知道谁在请求,马上说:“明月别枝惊鹊。”他们齐声朗诵道:“清风半夜鸣蝉……”这首词语文课本上有,他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。我们的声音比蝉声还响亮,飘出树林,越过山峦,我们也是夏天的一部分,而且是最亮堂的。

不知谁喊了声“太酷了”,我看见吴竟的头上戴着用相思树枝叶做的绿圈,几朵金黄色的小花点缀其上,那是我年少时也做过的手工。我提议大家动手制作,欢声笑语中,每个人都戴上了独特的“夏日王冠”。张阳阳指着远处稻田说:“吴老师你看,早稻都抽穗了!”

绿浪翻涌,蝉声混着泥土与夏花的气息漫来。原来夏至时节的热闹,从来不是蝉的独奏。当孩子们戴着“树叶帽”跑过田边,蝉鸣与笑声飘向山冈,稻穗在风中悄悄结出谷粒,所有这些跃动的生命音符,最终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粼粼波光!

